

《東京夢華錄》是否 “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 ——兼論宋人的“華胥之夢”*

馮志弘

提 要

考察北宋以迄宋南渡時期著述，可以發現宋人筆下“華胥”一詞的涵義，很多時候都不是指向《列子》所載黃帝“夢遊華胥”的本義，而是指現實世界上最愜意的生活方式。晏殊、蘇軾、呂陶、王庭珪、趙鼎，更直接以“華胥”比喻城市繁華、歌舞昇平。這是孟元老以“華胥”比喻東京繁華的主要背景。

《東京夢華錄》四次寫到“奢侈”、“侈奢”、“侈縱”、“侈靡”，都沒有明顯批判意味。相反，書中序文強調“侈奢則長人精神”——運用“貶詞正用”的方式，藉此指出“奢侈”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是東京繁華的重要體現。

比較《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對於妓女、惡少年、游民等的描寫，可以發現孟元老對此等人物並無批評，其餘三部著作卻多作貶抑。

雖然從“解讀史”的角度而論，《東京夢華錄》足以引起諷喻的聯想；但考察文本的內證和相關外證，這種理解並不符合書中的主導觀念，也和孟元老對東京繁華的認知有所矛盾。

* 拙文蒙《人文中國學報》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建議，不勝榮幸，筆者謹向兩位專家致以衷心敬意。

關鍵詞：《東京夢華錄》 華胥 盛世與衰世 奢侈

《東京夢華錄》(下稱《夢華錄》)描述北宋末年開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景象,¹開創了如伊永文所說的“韻散相間,短小清新,上下通曉,亦莊亦諧”的“夢華體”風格。²這是從文學手法的視角歸納“夢華體”特色。另一方面,就思想而言,關於《夢華錄》是否尚有寓諷,學界則衆說紛紜,主要圍繞四個問題:一、《四庫全書總目》論《武林舊事》謂之“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於言外”,³若干論者認為這個評價同樣適用於《夢華錄》。從文本內證而言,是否能夠推出這個結論?⁴二、《夢華錄序》說:“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頁1)這句話當作何理解?“華胥之夢”的典故當

-
- 1 孟元老:《夢華錄序》,孟元老著、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為節省篇幅,下文正文中凡徵引《東京夢華錄》原文,均據《東京夢華錄箋注》,並在正文中直接注出篇名、頁數,不另注釋。
 - 2 伊永文:《以〈東京夢華錄〉為中心的“夢華體”文學》,《求是學刊》,2009年第1期,卷36,頁114。“夢華體”概念由伊永文所提出。其後,鄭繼猛、霍有明在伊永文的論述基礎上,著有《夢華體補論》一文,進一步闡述了《東京夢華錄》“以點帶事”、“以時帶事”、“逼近審視”的敘述特點,豐富了“夢華體”的內涵。鄭繼猛、霍有明的文章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卷9,頁136—140。
 - 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武林舊事》”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2,頁522。
 - 4 鄧之誠謂《東京夢華錄》:“但述太平景象,當時豫大豐亨,即天下取壞之由,竟不作一語點明,而使閱者試一回想,不覺涕漣,是謂白描高手。”《東京夢華錄注自序》,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伊永文在《以〈東京夢華錄〉為中心的“夢華體”文學》中指出《東京夢華錄》、《夢粱錄》等作品“絕非只停留在汴亡而感慨繫之層面上”,並引用《四庫全書總目》“《武林舊事》”條中“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遺老故臣,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於言外,不僅作風俗記,都邑簿也”的說法,認為“道盡了‘夢華體’類文學所以興盛的箇中原因”(頁117—118)。江詩珮同樣引錄上述《提要》的批語,以為“雖用之於《武林舊事》,實可沿用於其所承繼之始祖《夢華錄》之上”。並說:“《舊事》之特質,實無異於《夢華錄》也。”見江詩珮:《感官記憶與傷逝書寫:〈東京夢華錄〉中的飲食與遊藝》,《中國飲食文化》,2014年1期,卷10,頁153。三位學者的說法,從“解讀史”的觀點出發,是符合歷代論者對“夢華體”文學的閱讀印象的。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否能夠從文本內證和外證中找到證據,以支持《東京夢華錄》確實“曲寄”“興亡之隱”呢?本文主要集中討論後者的問題。至於歷代論者如何通過閱讀《夢華錄》因而萌發黍離之悲,則並非本文重點。

然可以追溯至《列子·黃帝篇》——這是從詞源的角度解釋問題；除此以外，不能夠通過分析宋人筆下的“華胥”，推敲《夢華錄序》中“夢若華胥”的具體意義？三、《夢華錄》四次寫到“奢侈”、“侈奢”、“侈縱”、“侈靡”，這是否反映了孟元老批判東京的奢靡風俗？⁵ 四、同樣描寫妓女、惡少年、游民，《夢華錄》與《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作品，描述城市繁華的視角和方式有何分別？由此反映了《夢華錄》有何獨特的評價準則和敘事特色？本文針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

一、孟元老與宋人的“華胥之夢”

“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的說法見於《四庫》提要“《武林舊事》”條。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有兩種解釋：其一，指作者“刻意”通過遣辭用字、布局謀篇，以呈現他對某些問題的褒貶評價；並且，作者“有意為之”地通過各種隱喻和筆法，把微言大義，寄語在文本之內，藉此進一步延伸文字的意義。這種演繹，強調作者的寄託。其二，毋須強調作者原意，而強調讀者觀感——讀者配合自己的身世閱歷，從作品讀出黍離之悲。

本文對“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這句話，採取第一種解釋。原因是：一、“提要”原文說的是：“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遺老故臣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於言外。”⁶“曲寄”的主語是“遺老故臣”，清楚顯示了四庫館臣認為作者“有意為之”的意思。二、就古文句法而言，檢查《四庫全書》所有可資參照，包含“正著其”三字的文句，大部分均有“寓諷”之義，例如高閏《春秋集注》載：

5 關於《東京夢華錄》作者的考訂，相關文章有孔憲易：《孟元老其人》，《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頁145—148；顧傳渥：《何人孟元老》，《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1期，頁17—22；李致忠：《〈東京夢華錄〉作者續考》，《文獻季刊》，2006年第3期，頁19—22；伊永文：《孟元老考》，《南開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3期，頁78—86。幾位學者分別提出孟元老為孟鉞、孟揆（孟景初）、趙子澣幾個說法。儘管辨明作者身分對了解作品思想觀念十分重要，但由於《東京夢華錄》作者究為何人，學術界至今尚無共識，為謹慎起見，本文主要根據文獻內證、外證作為研究材料。關於孟元老的身分問題，只能夠另文再議了。

6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武林舊事》”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頁522。

“止稱師者，正著其暴衆也。”“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正著其恃衆以凌虐也。”⁷《春秋孔義》：“上書楚人滅江，下書晉侯伐秦；比事觀之，其義自著……正著其罪也。”⁸《春秋究遺》：“《春秋》書（寫）……救徐連文，正著其急於仁恩而會盟之本，意原在救徐也。”⁹上述都是分析“春秋筆法”的典型論述。就是：指作者“刻意”運用各種手法，以呈現褒貶涵義。¹⁰三、“提要”《張氏可書》條，四庫館臣評論此書“於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存鑑戒……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¹¹評論者明顯認為《張氏可書》與《夢華錄》的作者刻意記述朝廷故實，以為後世鑑戒（按：姑勿論這句話有沒有“寓諷”之意），這同樣強調作者的立意。相反，檢查《四庫》所有包含“正著其”的文句，找不到純粹從閱讀效果立論的例子。根據這種行文慣性，“提要”中“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這句話，合理的解釋應是：作者“有意”通過寫作繁華景貌，隱含諷刺，以呈現時代何以由盛轉衰的因由。

此後，若干論者認為《四庫》原來針對《武林舊事》的這個評論，同樣適用於

7 高閏：《春秋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1，卷 9“莊公二”、卷 14“僖公”，頁 322、361。

8 高攀龍：《春秋孔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70，卷 6“文公”頁 59。

9 葉西：《春秋究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81，卷 6“僖公上”，頁 463。

10 筆者檢索《四庫全書》電子版，搜尋關鍵詞“正著其”，得出 20 例。減卻《四庫全書總目·武林舊事》條目，並排除異文以及文意不符的句式 10 例，共搜得句式、文意可與“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相互參照的例句 10 條。在可資參照的 10 個例子中，其中 9 例，均寄微言大義以及褒貶評論之意。正文已舉出例句 4 則，不贅。餘下延伸義 1 例，見於任啓運：《周易洗心·繫辭下傳》卷 6 注文：“伏羲不言象，而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既以象告也。文周不言情，而繫辭命之，動在其中，是又以情言也……其明著夫吉凶者，正著其情之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1，頁 359。細心解讀這 10 個“……述寫……正著其……”的例子，全部指向作者通過遣詞用字或特定的布局謀篇，“有意為之”地寄託，或延伸文義；其焦點都是作者“刻意經營”，而不是指讀者通過閱讀文本，別出機杼，讀出新意。

按：被排除在外的 10 例，除了《四庫提要》“武林舊事”條重複搜得的 2 例之外，餘下 8 例，都是異文，或句意明顯無法和“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一句相參照的句子。如：“……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又如：“其子五孜，適從旁過，正著（着）其右肩上，揭之不落……”這些句子中的“政”字和“著”（着）字，顯然不是“正好”、“正是”或“彰顯”的意思，所以無法和本文論題句子相比較。餘下被排除在外的 6 例，均與此相類。兩段引文分見范曄：《後漢書·王符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630；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何百九”條，頁 899。

1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張氏可書》”條，頁 976。

《夢華錄》。這反映了就“解讀史”的視角而言，確實有不少讀者從《夢華錄》讀出了寓諷意味。這個現象固然值得重視，這是一方面。

雖然如此，讀者的觀感，畢竟不同於孟元老的寄託。尤其是，考察《夢華錄》的內證和外證，是否足以支持《夢華錄》寓諷其中的判斷？下面從《夢華錄序》“華胥”一詞說起，嘗試回答這個問題。¹²

《夢華錄序》謂：“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頁1—2）孟元老開宗明義說：《夢華錄》書名化用了“華胥夢覺”的典故。這裏，“夢華”中的“華”字兼有二義：一是通常義“繁華”，二指華胥。由於孟元老在《夢華錄序》中以“華胥之夢”點明寫作旨意，因此徹底辨明序文中“華胥”的具體指向，對於解析《夢華錄》的思想觀念至關重要。

“華胥之夢”的說法來自《列子·黃帝篇》。篇中用道家“放萬機”，“齋心服形”的理念，指出黃帝神游華胥，見華胥國無為而治，乃知“至道不可以情求”。¹³ 這是從典故的角度說明“華胥之夢”的意義。此外，《夢華錄序》點出作者追念東京繁華，以之與宋室南渡後境況相比較，頓覺北宋末年東京的生活仿如華胥之夢。伊永文認為，《夢華錄》這種寫法，表明了孟元老受“夢”的文學的影響，尤其受《南柯太守傳》、《枕中記》所啓發。¹⁴ 這一點是符合事實的。問題是，《黃帝篇》中的華胥國民“無嗜慾”、“無愛憎”、“美惡不滑其心”，表達的是道家觀念，這明顯和《夢華錄》追憶繁盛，遊賞玩樂的心態相悖。《南柯太守傳》等也旨在呈現佛道的空無和幻相觀念，強調的是有所“悟”；篇中的淳于棼和盧生夢醒之後，更不會像孟元老一樣緬懷夢中故事。可見，儘管同樣用了“夢”的寫作手法，《夢華錄》和《列子》、《枕中記》等作品，仍然有明顯分別。那麼，《夢華錄序》中“夢若華胥”的具體意義，究竟指甚麼？孟元老在使用“華胥”的比喻時，除了考慮典故的意思之外，是否也反映了宋人使用“華胥”一語時的語言慣

12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不吝賜教，提醒筆者必須說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的具體涵義。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13 《列子》夢游華胥故事全文見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9—43。

14 伊永文：《以〈東京夢華錄〉為中心的“夢華體”文學》，頁115。

性呢？下文通過詳細檢視北宋以迄宋南渡時期宋人著述中“華胥”一詞的涵義，分析這個問題。

“黃帝夢遊華胥國”的本義集中出現在宋人編輯的古籍文獻之中，例如《太平御覽》卷 79 就有相關記載。¹⁵ 此外，華胥又指伏羲的出生地，或指伏羲之母。¹⁶ 另外還有一些使用方式，比較接近道家色彩，例如汪藻（1079—1154）上呈“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徽宗的文章，就說“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為友，游物之初，遵汾水而憇‘華胥’”。¹⁷ 可是相對於體現道家精神，宋人使用“華胥”一語時，更多是呈現“適然自得”的觀念。例如李綱（1083—1140）說：“平生最喜夜看書，人靜心閒樂有餘。識盡古人興廢事，何如一枕夢‘華胥’。”¹⁸ 主要表達心閒人靜，夜讀的愉悅——尤其是他讀史識盡興廢事後，更感念人間紛擾，還比不上枕華胥夢。這裏“華胥”一詞，只取自在自得的意思，並非必然指向“黃帝夢遊華胥”的故事。更清晰的是曹勛（1098—1174）《山居雜詩》：“幽居繞蒼髯，不畏夏日盛。風來聽笙竽，便有‘華胥’興。”¹⁹ 寫詩人當下生活的感興。詩中又用了“華胥興”的說法，把“華胥”的意義，從“國度”延伸至精神感受這一方面。胡寅（1098—1156）《重九簡單令》：“相逢便是‘華胥國’，一醉寧慚玳瑁筵，何必登臨追舊俗，南山秋氣自超然。”²⁰ 用“華胥國”比喻知己親友相逢的人間樂事。於是，“華胥”的意義又從黃帝神遊物外的理想國，一變而為現實中可能發生的快樂事情。

“華胥”的語意還包括：睡覺。如陶穀（903—970）《清異錄》有“聞麴軒之

15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引《列子》謂黃帝：“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國。”卷 79，頁 368—369。

16 曾慥《類說》卷 5 引王嘉《拾遺記·青虹》：“春皇者，伏羲之別號，居華胥之洲。初，神母游洲上，有青虹繞神母，即娠，歷十二年生伏羲。”王汝濤等校注：《類說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 141。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三皇紀第一》：“伏羲者，燧人氏之子，母曰華胥，履大人之迹，於雷澤而孕。”卷 1，頁：志三一。

17 汪藻：《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浮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13，頁 147。

18 李綱：《夜坐三絕句》之二，《梁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5，卷 8，頁 565。

19 曹勛：《山居雜詩》，《松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9，卷 21，頁 451。

20 胡寅：《重九簡單令》，《斐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37，卷 5，頁 343。

聲雄美可聽……乃‘華胥’調雙門曲也”，²¹陸游(1125—1210)有兩首詩歌，分別題為《睡》和《午睡》，都用了華胥一詞。如前者云：“紙帳青氈暖有餘，昏昏信腳到‘華胥’……箇中得意君知否，萬戶生封未必如。”²²這裏的“華胥”喻意睡覺是人生樂事，即使功名富貴也無法換來安然入睡的自在，這個意思和“箇中得意”呼應，而不是指《黃帝篇》的華胥國。“華胥”另一個意思，是比喻醉中之樂。黃庭堅《醉落魄》：“陶陶兀兀，罇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生得。”²³表達逍遙快活之樂不必尋仙覓道，只要且拚一醉，其樂亦無窮。就這個意義說，只要有酒，華胥國就唾手可得了。

“華胥”一詞在宋人筆下的多義性，反映了“華胥”詞義中逍遙物外、清心透意、醉中之樂等意思。當然，和《夢華錄序》“華胥之夢”關係最密切的，是宋人以“華胥”比喻當世太平景象，以及城市繁華，這些例子也相當多。

范祖禹(1041—1098)在《乞致仕第二表》中說：“含哺鼓腹，行歌放言，為‘華胥’之民，樂堯舜之世。”²⁴這篇文章是范祖禹的辭官之詞，文章直接把活在北宋後期的百姓稱為“華胥之民”，這和《夢華錄序》的華胥比喻完全吻合，非常值得重視。其實，用“華胥”來形容“當世”，在宋代，尤其是在北宋時期是十分普遍的。這和宋人認為趙宋王朝“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的看法密切相關。²⁵

早在宋初，田錫(940—1004)《籍田頌》已經認為當時：

聖主文明，時方太平；四鄙無事，萬邦咸寧；貫索星稀，所以措刑；泰階文符，可以偃兵；物俗丕變，禮讓興行；條風塊雨，年惟順成；屋粟里布，歲有常征。濟濟之衆，蚩蚩之氓，若登“華胥”。²⁶

21 陶穀：《清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3，頁194。

22 陸游：《睡》，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096。

23 黃庭堅：《醉落魄》，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37。

24 范祖禹：《乞致仕第二表》(五月四日)，《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0，卷11，頁180—181。

25 李綱：《勅榜獨留中原詔》，《梁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5，卷34，頁802。

26 田錫：《籍田頌》，《咸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5，卷21，頁477。

這段文字中“華胥”的具體內涵已經和《黃帝篇》離得很遠。相反,《頌》中的“華胥”更接近《禮記》中的“大同”觀念,就是現實世界中君聖臣賢、天下安定、講信修睦、百姓豐衣足食。王禹偁(951—1001)在《壽寧節祝聖壽》中先用反問句說“華胥國主何時見”,之後寫“盡說今年壽寧節,一齊移入帝城來”。²⁷顯然“華胥國主”就是指當時的宋太宗。太宗之後,宋真宗封禪泰山,以示天下又安。其時和王欽若等一同編輯《冊府元龜》的楊億(974—1020)在《分得朝野多歡娛》裏說:

臯壤驚秋氣,倉箱有歲儲。梁園從臣頌,謝墅富人車。休沐新頒詔,珍符不絕書。天心游蠖濩,民樂在“華胥”。擊壤歡謠洽,凝脂密網除。行將封岱嶽,持橐奉金輿。²⁸

詩歌中的華胥同樣指現世。正因為衣食無憂,倉箱有歲儲,老百姓纔能夠歡喜快樂地“擊壤而歌”。這些景象,體現了傳統儒家所說的理想世界,足以詔告上帝,封禪泰山。楊億另一首詩歌《奉和御製重陽五七言詩》直接說“民在‘華胥’正樂康”,²⁹華胥變成了“太平盛世”的同義詞。“民在華胥”的“在”字,以及“正樂康”的“正”字,點明了宋真宗時期的北宋就是當下的華胥國,百姓樂在其中。劉敞(1019—1068)《煌煌京洛行》說:“德澤浸無疆,風俗返‘華胥’。”³⁰前面一句指京洛被蒙聖德;後面的“風俗返華胥”指當地百姓生活安康快樂,民風純美。蘇軾(1037—1101)《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描寫百姓歡樂的情狀,尤其入木三分:“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五兵閑。相逢父老爭相賀,却笑‘華胥’是夢間。”³¹興龍節是慶祝宋哲宗誕辰的日子,“三務”指春、夏、秋農

27 王禹偁:《壽寧節祝聖壽》之三,《小畜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6,卷10,頁95。

28 楊億:《分得朝野多歡娛》,《武夷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6,卷5,頁404。

29 楊億:《奉和御製重陽五七言詩》,《武夷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6,卷1,頁355。

30 劉敞:《煌煌京洛行》,《公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9,頁100。

31 蘇軾:《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501。

務。詩歌寓意當時天下太平，一如《左傳》所載的“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的安樂歲月。³²“三務起”的“起”字，形象地呈現了農民勤奮工作，農務忙碌的樣子。適逢興龍節，父老爭相慶賀。言語間，他們得意地笑稱華胥只是夢裏世界，因此比不上哲宗聖治之下的太平快樂。當然從文學效果來說，蘇軾用了“現實世界猶勝夢裏華胥”這一誇張比較，更鮮活地表現了父老對當時生活感到十分滿意，這種手法，比上面幾段引文更是高明。從這些例子可見，宋人筆人的“華胥”，在為數不少的詩文中，其詞義已經超出了《黃帝篇》的本義，轉變成針對現實的詠嘆和描寫。

和宋初至宋哲宗時期一樣，徽、欽至南宋時人也常常用“華胥”寓意現實的美好生活。這裏只舉出和孟元老年代相近的例子。譬如劉才邵（約卒於紹興二十五年 1155 以後不久）在《壽鄉問對上徐右丞》中說：“夫壽鄉之地，不於六合之外……其風俗之熙熙，真有類乎‘華胥’。”³³在《黃帝篇》中，華胥之國“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而劉才邵卻說“不於六合之外”的壽鄉風俗類乎華胥，於是人人都可以親見華胥風俗的美好實踐。史浩（1106—1194）的《代人納婿親會致語》不寫國家大事，卻道：“畫戟林中銀漏迴，香梅影底玉杯浮。洞房咫尺笙歌沸，誰道‘華胥’祇夢遊。”³⁴和前述引文最不相同的是，史浩詩歌中的“華胥之夢”，已經完全捨棄了《黃帝篇》的本義，也沒有任何逍遙物外的意思；反之，實踐華胥之夢的方式，卻是招得個好女婿、筵席間觥酌交錯，笙樂和歌聲交織出熱鬧無比的歡騰氛圍，當然少不了洞房的美好快樂。詩中的“沸”字，使“凡夫俗子”愛熱鬧的一面，和“華胥之夢”聯繫起來。這種使用方式，說明了這個源自道家思想的典故，在宋代已經和現實的婚嫁和宴會之樂相連接。這對於解釋孟元老為甚麼用了“華胥之夢”來比喻東京繁華，復在《夢華錄》中詳細描述了包括婚禮儀式在內的熱鬧物事，十分有參考價值。³⁵ 其餘南宋時期以

3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448。

33 劉才邵：《壽鄉問對上徐右丞》，《槲溪居士集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0，卷11，頁557。

34 史浩：《代人納婿親會致語》，《鄞峰真隱漫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41，卷37，頁821。

35 參《夢華錄》《娶婦》，頁479—481。

華胥寫現世歡樂的例子還有周必大(1126—1204)《口號》：“千秋節應千齡運，萬歲聲隨萬歲觴。境似‘華胥’民氣樂，夢如帝所樂聲長。”³⁶千秋節是慶祝皇帝壽辰的日子，詩中群臣提觴向天子高呼萬歲，塑造了聲勢宏壯、歡樂非常的熱鬧景象。此外如喻良能(1120 出生)的《挽高宗皇帝詞》，寫高宗“扈從浮江日，憂勤立極初，八年躬甲冑，萬國混車書……休明媲虞舜，逸樂夢‘華胥’”。³⁷指出高宗繼欽宗之位，艱苦經營，終成紹興中興局面。這些寫法現在看來，難免讓人覺得名不副實。但就當時的語境看，特別就詞語的意義來看，仍然反映了時人慣於以“虞舜”比喻聖君，以“華胥”比喻美好國度的語言習慣。

宋人以華胥比喻城市繁華的文字同樣不少。晏殊(991—1055)《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燈之日》云：“星逐綺羅沈曙色，月隨絲管下層臺。千輪萬轂無尋處，祇似‘華胥’一夢回。”³⁸在元宵節中，京邑地區燈火通明。“綺羅”是華貴的服飾，“絲管”指弦樂器和管樂器，兩者合起來泛指城市熱鬧多彩、競逐鮮麗的節慶活動。這些描述和後來辛棄疾(1140—1207)《青玉案》描述元宵之夜“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³⁹的繁華景象，選取的視點十分相近，說明多姿多彩、張揚聲色的娛樂活動，是城市繁華的主要標誌。晏殊詩歌所記的日子是正月十九；由正月十五日起，上元節的慶祝活動已經持續五天。到了收燈之日，種種悅樂，讓人以為正身處其樂無窮的華胥夢中。這裏的華胥，完全指向現實的城市繁華和歌舞昇平。蘇軾有一首詩歌，寫自己因事未能赴蘇州觀賞燈會之盛，但仍然能夠想象當時盛況。詩云：“翻翻緹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州春……墜珥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⁴⁰在蘇軾的想象之詞

36 周必大：《口號》，《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48，卷 119，頁 330。

37 喻良能：《挽高宗皇帝詞》，《香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1，卷 7，頁 684。

38 晏殊：《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燈之日》，蒲積中編：《歲時雜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8，卷 8，頁 272—273。

39 辛棄疾：《青玉案》，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0。

40 蘇軾：《和蘇州太守王規甫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會》之二，《蘇軾詩集》，頁 551。

中，燈會的特色有走騎、花火雜技、良辰美酒、詩歌酬唱，“香塵”二字側寫城市中各種清香醉人的氣味。這都是《夢華錄》記述城市繁華的主要特色。最後兩句化用了《史記·淳于髡傳》“墜珥遺簪”的典故——這本來有警戒“樂極生悲”之意，⁴¹但蘇軾這裏純粹用了典故的字面義，想象蘇州女子遊樂過後，因為遊人摩肩接踵，十分擠逼，連飾物都被碰丟了。從這些墜落街道的小飾物，也可以教人在夢中聯想到觀燈遊賞的熱鬧和快樂。這首詩的華胥，同樣指佳節的城市景象。呂陶(1028—1104)詩歌《同文館諸君遊金明池》，說：“春風拂拂動輕陰，四望歡聲雜雅音。人在‘華胥’無限樂，路經蓬島幾重深。潛鱗可羨游靈沼，巧舌時聞囀上林。況有賜罇堪一醉，百愁從此定消沈。”⁴²金明池是宋代開封著名的皇家園林。《夢華錄》有“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一節，專門寫作北宋朝廷與民同樂的歡娛。就呂陶這首詩來說，寫的是作者與同文館諸君遊金明池，春風拂動，雅音與歡聲交織在一起，其風光樂趣與秦漢時期的上林苑難分軒輊。“人在華胥”一句，和上面許多例子一樣，同樣用借喻手法把金明池勝境比喻為華胥國度。“況有賜罇”一句，用正寫手法，表示“杯中之樂”足可解百愁。句中“定消沈”的“定”字，起了強調作用，帶出享樂即可忘憂的觀感。這和曹操(155—220)《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無可奈何的想法，⁴³是大不相同的。其中分別，是由於《短歌行》嗟歎人生苦短，而呂陶卻享受凡俗生活：也就是現實世界的華胥之樂。既然人在“華胥”已經其樂無窮，因此再不需要在現實以外，尋求甚麼忘憂解脫之道了。

宋室南渡初年，以華胥寫都市的例子，有王庭珪(1079—1171)的《初至行在》。詩云：“望中樓閣入青冥，疑是長安舊帝城。千里荷花開世界，幾年羈旅

41 《史記·淳于髡傳》：淳于髡在描述“前有墜珥，後有遺簪”等情狀後，指出：“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3199。另外“遺簪墮履”也可指不忘故舊，如張說《讓右丞相第二表》：“臣幸沐遺簪墮履之恩，好生養志之德。”張說：《張燕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02。

42 呂陶：《同文館諸君遊金明池》，《淨德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7，頁395。

43 曹操：《短歌行》其二，夏傳才注：《曹操集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4。

望神京。老隨丹詔身猶健，夢入‘華胥’眼尙生。行盡沙河塘上路，夜深燈火識昇平。”⁴⁴行在就是臨安府；沙河塘在杭州城南，是當地有名的繁華區域。姜夔(1155—1209)《鷓鴣天·正月十一日觀燈》就寫“巷陌風光縱賞時，籠紗未出馬先嘶……花滿市，月侵衣……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遊人緩緩歸”，⁴⁵反映了沙河塘的熱鬧。王庭珪性剛直，曾因忤秦檜被貶。詩人多年來遙想京城繁華，只能在夢中探訪神京，尤幸自己老年身健，尚得還朝。初至行在，王庭珪行盡了沙河塘的熱鬧，更能夠體會燈火昇平的可貴。“夢入華胥”一句，寫作者把眼前景物比喻為華胥夢境，藉以突出臨安都市的美麗。這首詩歌雖然沒有具體寫出城市繁華的細緻景物，但仍然塑造了臨安“昇平”的氣象。

和上述材料相比較，趙鼎(1085—1147)的《鷓鴣天·客裏逢春》，對於解讀《夢華錄序》“華胥之夢”的意義更至關重要。《夢華錄》問世於紹興十七年(1147)，正是南宋名相趙鼎的卒年。和孟元老一樣，在徽、欽朝已經擔任洛陽令、開封士曹等職的趙鼎，顯然對東京繁華有深刻體會。他在這首南渡以後的詞中寫道：“客路那知歲序移，忽驚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涼地，記得當年全盛時。花弄影、月流輝，水晶宮殿五雲飛。分明一覺‘華胥’夢，回首東風淚滿衣。”⁴⁶“忽驚”一語，寫歲序轉移的急速，暗指靖康之禍的突如其來。“天涯”一句用誇張手法，寫出南方的悲苦荒涼。這一句既寫景，更寫悲哀之情，藉此帶出後面的回憶：在當年北宋全盛的日子，城市生活仿如仙境。花影、月亮的輝光、水晶宮，都指向當時的城市繁華，以及如在夢中的美滿生活。然而，這些快樂光景在宋室南渡以後，已經雲消霧散，仿佛曾經置身美好的華胥國，現在卻忽然夢醒。作者撫今追昔，回首哀慟，涕淚漣漣。如果再看一遍《夢華錄序》的說法：“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可以發現，趙鼎《鷓鴣天》的寫法和《夢華錄序》也有一些相似之

44 王庭珪：《初至行在》，《盧溪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4，卷17，頁170。

45 姜夔：《鷓鴣天·正月十一日觀燈》，陳書良箋注：《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92。

46 趙鼎：《鷓鴣天·客裏逢春》，《忠正德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8，卷6，頁727。

處。兩者都用了“華胥夢覺”的比喻，兩者都追念當年美好快樂的往事，兩者都用了“回首”這個詞語，以帶出今不如昔的悵然和悲哀。但孟元老比趙鼎更進一步：《夢華錄序》雖然也用了“夢”字來比喻東京繁華已經不可復見，但孟元老並不認為這個夢境（東京繁華）是“虛幻”的，他更不會像淳于棼般“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繼而“棲心道門”。⁴⁷ 相反，《夢華錄序》非常強調東京繁華是“事實”，而且這個“事實”必須為後人所知，正因如此，孟元老纔慨歎“後生”對他們未曾經歷的繁華盛世，往往“妄生不然”，“失於‘事實’，誠為可惜”。因此，他亟欲把這個“事實”傳揚記載，以“補綴周備……蓋欲上下通曉”（頁1—2）。這些舉措，都出於他對東京繁華——也就是人間華胥——的完全肯定。

綜合宋人筆下的“華胥之夢”可以清楚看到，以華胥比喻北宋太平盛世和城市繁華，是宋代文人的普遍用法，孟元老《夢華錄序》是眾多例子中的其中之一。和許多詞語一樣，宋代“華胥”一語可作“本義”和“引申義”理解。事實上，除了在類書等文獻材料的記述之外，宋人比較少直接援引“華胥”在《黃帝篇》中道家思想的意義。他們更常有的理解，是把華胥解釋為“最美好”。“華胥之樂”的內涵，也很自然地就和繁華盛世都市生活的歌舞昇平、爭妍鬥麗、遊賞縱樂扣上了關係。這就如宋南渡文人寫東京繁華，往往強調“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勝日……鋪翠冠兒，撚金雪柳”（李清照詞），⁴⁸ 以及如周紫芝（1082—?）所云：“憶昔在京華……都人拾遺珥。歌喧樂佳節，日暮多沉醉。”⁴⁹ 這些材料都說明，就兩宋之交的文人來說，東京繁華的觀念，和歌舞、玩賞的內涵是密不可分的。這纔是華胥國在現實之中，而不是道家思想或神話傳說裏的體現。晏殊、蘇軾、呂陶、王庭珪、趙鼎等等，對於現世的“華胥”只有純粹的歌詠讚嘆，完全沒有任何寓諷或貶抑之意。這是時人對“華胥”的一般聯想和

47 《南柯太守傳》，魯迅編錄；曹光甫校點：《唐宋傳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50。

48 李清照：《永遇樂》“元宵”，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0。

49 周紫芝：《寒食雜興三首》之二，《太倉稊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41，卷8，頁56。

觀感。正是建基於這種理解,包括孟元老在內的許多南渡宋人,當他們說徽、欽時期的開封仿若華胥的時候,說的就是開封繁華是人間最美好的生活。

二、“侈奢則長人精神”——《夢華錄》中的“奢”與“侈”

“繁盛”是孟元老對東京的整體印象。那麼,他有没有在《夢華錄》的若干片段中,透露他對開封生活的某些否定呢?例如:《夢華錄》中有四個和“奢侈”相關的詞語,包括:“奢侈”、“侈奢”、“侈縱”、“侈靡”。這是否反映了孟元老對於城市繁華的貶評?下文逐一檢視這四個詞語在《夢華錄》語境中的詞義。

“奢侈”一語,出現在《會仙酒樓》:“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頁420)在這段文字中,“奢侈”是孟元老對都人風俗的“評價”。至於“奢侈”的具體表現,則是“度量稍寬”。姜漢椿把這四個字譯作“如果規格稍為放寬”,⁵⁰嚴文儒的翻譯是“花錢開銷出手大方”。⁵¹前者的翻譯是中性描述,後者的翻譯突出了都人的闊略大度,近於褒義。無論如何,“度量稍寬”一句沒有明顯貶義。

緊接“風俗奢侈,度量稍寬”一句,孟元老再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度量稍寬”的行為:“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菓菜樸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頁420—421)“雖一人獨飲,盃遂亦用銀盃之類。其菓子菜蔬,無非精潔。”(頁421)最後寫“若別要下酒,即使人外買軟羊、龜背、大小骨、諸色包子、玉板鮓、生削巴子、瓜薑之類”(頁421),作為全篇收筆。整段文字旨在呈現都人出手闊綽和氣派,“無非精潔”指對食具的講究。

孟元老是否認為“闊綽”、“講究”是不好的事情?《夢華錄》的內證並不支持這個假設。例如《民俗》寫道:“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

50 姜漢椿譯注:《東京夢華錄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96。

51 嚴文儒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東京夢華錄》(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131。

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頁451）文中的“三五百兩銀”寫器具價值昂貴，而“便敢借與”、“貧下人家……亦用”、“次日取之”的寫法，反映了酒家的闊略大量——器具價格愈高昂，愈反映酒家營商方式所呈現的對顧客的信任。這段文字還可以作如下演繹：按理，如果有許多顧客借而不還，酒家再豪氣，也沒有作賠本生意之理。因此文中的“闊略大量”，其實也說明了顧客借用器具後，必定物歸原主的誠信。這種“信任”，也是“都人”自信和生活默契的反映。這完全是正寫。《筵會假賃》記載：

凡民間吉凶筵會，椅桌陳設，器皿合盤，酒檐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賃。喫食下酒，自有廚司……欲就園館亭榭寺院遊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主人只出錢而已，不用費力。（頁417—418）

這段文字非常具體指出了茶酒司、廚司的責任，強調了吉凶宴會的“則例”。之後的“不敢過越取錢”、“只出錢而已”、“不用費力”，都指出城市生活的規矩和便利，反映了《夢華錄》一再強調“秩序”作為城市繁華的重要表徵。這些文字，和前引《會仙酒樓》演繹“奢侈”的表現大同小異——反映的不過是都人對生活、器用、飲食的要求。

如果比較伊永文注釋“大抵都人風俗奢侈”所引述的一些材料，更能夠明白《夢華錄》使用“奢侈”一語，和其他同樣描述都市風俗好奢的文字，有十分明顯的分別。例如李之彥《東谷所見·物價》：

“奈何”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競服靡衣，競嗜珍饌，競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嚮（享）用，小夫賤隸，卒富暴貴，“豈惟”“效尤”，又且過之。⁵²

52 李之彥：《物價》，《東谷所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

“奈何”表示了無奈歎息之意，“效尤”指仿效他人的過錯，“豈惟”效尤，指“暴貴之徒”的驕奢比豪族更甚。陳錄《善誘文·人與物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汁)烹煎……‘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⁵³文中比較仔細地寫出了烹殺牲畜的殘忍手段，“嗟乎”表達了作者的慨歎；“以為飲食合當如此”，指習非成事。最後以“痛念”、“驚懼”作結，反映作者對這些飲食習慣的反感噁心。宋庠《中書試戒風俗奢靡詔》：“世道‘久夷’，人心‘多靡’……‘靡嗟’民力之勤，‘罔憚’邦儀之禁。此而是‘縱’，‘孰不可容’！”⁵⁴這段文字頻密地出現了許多批評用語，“孰不可容”尤其指出奢靡之風實在無法容忍。上述三段材料都出現了明顯的否定用語，如“效尤”、“深思痛念”、“世道久夷”，批評意味非常強烈，這都是在《夢華錄》無法看到的。

《夢華錄》另外兩個“侈”字詞組見於《食店》和《七夕》篇。《食店》謂：“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臚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頁430)“侈縱”最直接的解釋是“奢侈放縱”。“百端呼索”，嚴文儒譯作“點菜時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⁵⁵這個譯法沒有褒貶意味；姜漢椿譯作“百般呼叫索要”，⁵⁶這個譯法有一點煩苛的意思。由於《食店》之後還有“不容差錯……或罰工價，甚至逐之”(頁430)一句，因此就食店伙計的觀感而言，筆者比較傾向採用姜漢椿的翻譯。儘管如此，這段文字的重點始終在於突出都人對酒食要求既高，細節又多，不許差錯。這和《民俗》一節的描述十分相似，旨在呈現東京人講究飲食，而不是批評他們放縱。《七夕》篇寫七巧節時“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之門首，爭以‘侈靡’相向”(頁781)。後一段文字的“侈靡”，姜漢椿譯作“面對面地比較奢華”，⁵⁷嚴文儒譯作“爭著以奢華相誇耀”，⁵⁸強調的都是“炫

53 陳錄：《人與物同》，《善誘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

54 宋庠：《中書試戒風俗奢靡詔》，《元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27，頁281。

55 嚴文儒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東京夢華錄》，頁135。

56 姜漢椿譯注：《東京夢華錄全譯》，頁99。

57 同上，頁202。

58 嚴文儒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東京夢華錄》，頁258。

耀”。《七夕》收結這一段，旨在呈現東京人爭競美麗的風氣。“得巧”作為七夕的一項娛樂活動，尤其反映了節日爭妍鬥巧的快樂，看不出明顯的“靡爛”意味。嚴文儒和姜漢椿的翻譯是符合實際的。

那“爭競”、“炫耀”是孟元老所否定的嗎？不是。在提綱挈領的《夢華錄序》裏，他說：“八荒爭湊，萬國咸通……伎巧則驚人耳目。”（頁1）孟元老清楚表明：驚人耳目的伎巧和爭競，是東京繁華的體現，這完全是正寫。

上述《夢華錄》三次運用“侈”字詞，尚不能夠作為孟元老批諷刺時弊的確鑿證據。

當然，即使“奢侈”、“侈靡”等用語，在《夢華錄》的語境中沒有呈現強烈的批判意味，可是這些詞彙畢竟是古文常用語，也是常用貶義詞。讀者在閱讀《夢華錄》時，按詞語的使用習慣聯想到若干貶義，是符合情理的。正因如此，單靠上述推論，似乎還不能夠完全確定這三個“奢侈”用語必然沒有貶義。問題是：既然這些語詞這麼容易讓人理解為貶義詞，為甚麼孟元老仍然使用這些用語，來描述東京繁華呢？更重要的問題是：是否能夠清楚地說明孟元老對“奢侈”的看法，俾使更好地掌握前述三個“奢侈”用語的意義？細讀《夢華錄序》對於“侈奢”的演繹，可以找到關鍵線索。

《夢華錄序》寫東京“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頁1）。首先點出宴遊東京之樂。這是正寫。那麼，宴遊除了遊賞飲食之外，更具體的內涵是甚麼呢？在前引“伎巧則驚人耳目”一句之後，作者馬上接著說：“‘侈奢’則長人精神。”（頁1）

句中的“侈奢”是《夢華錄》四個“侈”字詞之一。“伎巧”與“侈奢”相對，前者泛指開封各種飲食聲色歌舞活動，技藝臻極，使人大開眼界。“侈奢”指一切繁華奢侈的物事與景象，它們的效果是讓人精神振奮。從這一段文字可見，原來，孟元老所說的東京繁華的氣派，以及遊賞之樂，往往是通過對於精巧技藝和闊綽奢華的追求，而體現出來的。句中的“長人精神”四字顯然是正寫。從句子的結構來說，原本作為貶義詞使用的“侈奢”，這裏卻變成了“長人精神”這一正面效果的手段。這種寫作技巧，可以稱為“貶詞正用”。這個手法在《夢華錄》的意義相當重要。它說明了奢侈追新，不僅不是描述繁華城市需要諱言的

事情,反之,正是這個觀念,塑造了都人享受生活的完整形象,也成為城市富盛的標誌。“侈奢則長人精神”這句出現在歸納全書旨要的“序文”裏面,尤其能夠統攝餘下三個“奢侈”用語的詞義——《夢華錄序》中作者已明白表示:奢侈沒有貶義,爭競也並非壞事。

孟元老繼續寫道:他對於城市奢侈的這一面貌,是“莫知厭足”。南渡以後,作者追憶當年,稱讚這種繁華表現謂之“人情和美”,這也是正寫。他惟恐東京繁華的“事實”被後人遺忘,因此“省記編次成集”,亟力描寫東京盛世氣象中最講究最細緻的事情,使讀者“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盛”(頁1)。由此可以清楚看到:孟元老認為“侈奢則長人精神”不僅是東京“當時之盛”的重要表現,而且是城市極盛的本色。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夢華錄》幾次使用“奢侈”、“侈靡”這些貶義詞,卻沒有一處進一步表達批判城市腐敗的意思。孟元老沒有批評城市的“陰暗面”,不是由於“下筆之際,諸多忌諱”,⁵⁹而是因為在《夢華錄》中,“奢侈”根本不是不好的心態。相反,缺乏驚人耳目的技巧和長人精神的侈奢觀念,東京繁華就無從說起了。這是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也是體現《夢華錄》繁華意識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通過比較《夢華錄》與“夢華體”文學對妓女、游民等的不同描述,更可以進一步確立這個觀點。說明如下。

三、《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 《武林舊事》裏的妓女、惡少年、游民

《東京夢華錄》所寫的人物種類非常多,其中也寫到娼妓、惡少年、乞丐。

59 李士彪認為《東京夢華錄》“提到徽宗、蔡京、童貫等人物,只是客觀敘述,也不用春秋筆法,微言大意;也不發甚麼慨歎。這頗引起後人不滿。然就作者而言,家雖已破,國則未亡(南宋朝廷還在),下筆之際,諸多忌諱,其情可憫”。孟元老撰、李士彪注:《東京夢華錄》(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頁3。當然,本文並不是說孟元老記述東京遺事的時候,只有讚賞,而不會生出感慨。正如孟元老在序文裏說,對於東京繁華不再,自己“回首悵然”,這句話清楚反映了孟元老的嗟嘆之情。本文討論的是:寓諷是否孟元老的目的?《夢華錄》是否寓諷之作?書中是否批評“奢侈”的觀念和行為?本文通過考析《夢華錄》的內證和外證,以回答這些問題。

那麼，作者如何塑造這些人物的形象？從文獻內證而言，孟元老是否認為這些人物是城市的“陰暗面”？⁶⁰目前，學術界對《夢華錄》中的妓女文化已經有較多討論，對北宋東京的娼妓流風，現代學者也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⁶¹這裏僅討論與本文直接相關的兩點：一、書中描述妓女所呈現的論述效果和繁華意識；二、當中有没有褒貶意義。下文分析《夢華錄》的相關描述，並以之與《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作比較，回答這兩個問題。

《夢華錄序》一開始就說東京“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這段文字前面是“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帶出了“都人”遊樂玩賞的愛好。在點出了青樓衆多之後，筆鋒一轉，又寫“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頁1）。在這個結構中，“青樓”不過是衆多繁華景象的一種，寫法近於白描。又如《朱雀門外街巷》：“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麥楷巷、狀元樓，餘皆妓館，至保康門街。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猪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頁99—100）這段文字涉及的地方有民居、酒樓、茶坊、教坊、妓館。當然，建築物的地理位置是客觀事實。而作者用“移步視角”帶讀者遊走街巷，則帶出了作者的觀感。文中用了“餘皆”妓館、“亦”妓館的修辭結構，帶出了妓館衆多，舉目皆是的意思。妓館置身於教坊民居的周邊，又說明了妓館選址無所忌諱。《潘樓東街巷》：“下橋（朱家橋）南斜街、北斜街，內有泰山廟，兩街有妓館。”（頁164）《上清宮》：“景德寺在上清宮背，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館。”（頁309）這兩段文字突出了妓

60 “陰暗面”一般作為貶義詞使用。例如周寶珠在《宋代東京研究》指出“在北宋這個百萬人口的城市裏，妓女竟將及萬計，而男妓尚不在內”，緊接其後即引述《東京夢華錄》對娼妓的描述作為證據，最後認為“這一切都反映出封建城市的陰暗與罪惡”。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66—367。當然，《夢華錄》作者是否認為妓女問題是城市的黑暗一面，是需要論證的問題。詳下文。

61 伊永文在《宋代市民生活》書中一方面深入淺出地寫出了“娼妓業陰暗的一面”，同時也認為：“妓女，作為高度發達的城市樹上的一個‘果實’，她是依附於這棵樹，而這棵樹又以她的風采，顯示著自己的繁華。”精闢地說明了城市繁華與娼妓事業的依存關係。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頁39、36。其餘關於宋代妓女的研究尚可參看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頁107—172；蕭國亮編：《中國娼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71—81。這些著作都大量引述了《東京夢華錄》的相關材料。

院、寺廟咫尺相鄰。供奉神明的場所,按理應當象徵道德清淨;開封的妓院就在這些神聖場所的周邊,從今天的觀點看來是相當反諷的。然而,作者在陳述這個現象時,完全没有加上任何貶義、諷刺的用語,而僅僅作為一種事實向讀者呈現。另一方面,如果從《夢華錄序》強調描述東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頁1)的總主題看,《夢華錄》大量寫作妓院,也反映了作者認為妓院、妓女可以作為城市繁華的象徵。從地理位置看,妓院也成為北宋末年東京生活不能“繞過”的一部分。

除妓院外,《夢華錄》描寫妓女,有沒有褒貶義?《京瓦伎藝》(頁461—462)中的一段文字,具體記載了李師師等名妓的名字,廣為學者引述。這段文字還介紹了小雜劇、雜手伎、喬影戲、說諢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等。作者沒有把妓女和其他職業分別開來,反之妓女是東京百業之一,也是構成東京娛樂事業的一員。《飲食果子》記載:

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劉客,亦謂之打酒坐。(頁188)

這段文字寫少年使喚“閑漢”買酒菜、叫妓女,又寫妓女不請自來、贈以小錢禮物而去,都是陳述句,看不出甚麼褒貶義。同一篇章接著寫:“諸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弔窗花竹,各垂簾幙,命妓歌笑,各得‘穩便’。”(頁190)“閣子”是小房間;各垂簾幙,使顧客“命妓歌笑”時有了相對私人的空間。之後作者下了一個判語:“穩便”,直譯是“穩妥方便”之意。由此引申出酒店廳院設計考慮到顧客所需,不會唐突客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它是個褒義詞。上述引文是《飲食果子》的最後一句,之後再沒有其他帶有褒貶諷刺意味的文字。

妓女主動走入市民生活,與民同樂,無所忌諱,是《夢華錄》描述東京生活的一個重要特色。《駕回儀衛》寫:

妓女舊日多乘驢,宣政間惟乘馬,披涼衫,將蓋頭背繫冠子上。少年“狎

客”，往往隨後，亦跨馬，輕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惡少年”控馬，謂之花褪馬。用短繮促馬頭，刺地而行，謂之鞅韉。呵喝馳驟，競逞“駿逸”。（頁 736—737）

“狎客”一般指嫖客，也可以泛指好色之徒。“狎”字可作中性詞或貶義詞使用。如《禮記·曲禮上》：“賢者，狎而敬之。”⁶²柳宗元《臨江之麋》寫麋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⁶³這兩段文字中的“狎”字可以解釋為親近，沒有貶義。《論語·季氏》：“狎大人，侮聖人之語。”⁶⁴這個“狎”字解作“冒犯”、“違逆”，作貶義詞用。無論如何，“狎客”作為當時熟語，不足以證明孟元老否定狎妓行為。“惡少年”中的“惡”字描述文身少年粗魯的舉措，姜漢椿解釋為“品行惡劣的年輕男子”。⁶⁵本來順著這個意義寫下去，批評意味就可以呈現出來。可是，《夢華錄》接著寫的卻不是惡少年的惡行，而是他們策騎技術高超，競呈駿逸，呈現了快馬奔馳的風采，筆鋒最後又回到反映“都民”誇耀自信的這一面。除了“惡少年”中“惡”的稱謂，沒有觸及他們實際的惡行，反而呈現了他們的駿逸風采。

《夢華錄》屢次記載衆多妓女一同展現姿色、招徠客人的畫面。《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橋之南立櫺星門，門裏對立綵樓。每爭標作樂，列妓女於其上。”（頁 643—644）這段文字寫每年三月金明池對百姓開放，禁從士庶一同賞遊的情景。在這些日子，妓院不僅沒有因為遊人中有官職人員而忌諱，相反是主動迎合這個“開放日”，以招徠生意。《酒樓》篇載“……濃粧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櫺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頁 174）。“櫺面”指窗前門口。既然說妓女聚於主廊窗口之上，酒客當然要擡頭仰望纔能夠看到數百妓女。從視角效果來說，妓女就好像天上的神仙向凡塵世人展示風姿。“宛若”二字，也營造了如夢似幻的印象，因此作者以“神仙”來比喻妓女的美麗，這種描

62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曲禮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4。

63 柳宗元：《臨江之麋》，《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34。

64 程樹德編：《論語集釋·季氏》（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56。

65 姜漢椿譯注：《東京夢華錄全譯》，頁188。

述當然也是對妓女風采的讚頌。⁶⁶

除妓女外,《夢華錄》對乞丐的描述也很值得注意。首先,孟元老並沒有把乞丐視為城市的“零餘者”。相反,書中強調“乞丐者,亦有規格”(《民俗》,頁451),說明了首都“秩序”意識即使在窮人身上也有所體現。另一方面,《夢華錄》又屢次寫到,生活在東京的“至貧者”對生活的要求。例如《正月》:“小民雖貧者,亦須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頁514)《冬至》:“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頁882)“至貧”是個相對的觀念。如果東京的“至貧者”真的到了飢腸轆轆的境況,即使能夠借貸,恐怕也以飽食為重,不可能“更易新衣”,更遑論能夠“積累”了。然而,作者卻強調生活在東京繁華的窮人,也能够在時節中享受衣食美酒之樂,而且可以維持慎終追遠的風俗。此外,前引《民俗》篇載酒店商戶經營之道,“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頁451),反映了酒店的規格禮數,不會因為顧客的貧富有差異。在《十二月》中,作者又說:“自入此月,即有貧者三數人為一火,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亦驅崇之道也。”(頁943)“巡門乞錢”雖然不是甚麼光彩事,但貧者裝神扮鬼,仍然是參與城市生活的一種方式。在題為“東京夢華”的著作中,孟元老卻屢屢提到窮人乞丐,而且寫法都傾向正面,可見作者認為,乞丐的“亦有規格”,體現了東京的氣度。貧民不是繁華都市的污點,恰恰相反,他們甚至提供了讓達官貴人施捨關顧的機會。也由於貧者與乞丐始終參與城市的節日與活動,他們從來不是城市的零餘者,而是組成東京繁華現象不可或缺的一環。

《夢華錄》寫妓女、惡少年、乞丐,以及對“奢侈”等語詞的運用大多比較正面,最少沒有明顯貶義。與此不同,寫作時間後於《夢華錄》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儘管都明顯把《夢華錄》視為寫作城市風貌的範式(就是“夢華體”),但它們對於城市風俗的評價,比較外露,甚至有直接的貶語。這個

66 關於唐宋文學中以神仙比喻妓女的研究可參趙紅:《唐宋文學中的女仙妓化現象論略——以女仙嫦娥的妓化為例》,《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頁81—85。

現象有必要作進一步分析。說明如下。⁶⁷

耐得翁《都城紀勝》成書於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書中的《序》文指出南宋“中興已百餘年，列聖相承，太平日久”，⁶⁸這和《夢華錄》記述太平盛世城市繁華的理念相同。然而，同樣寫妓院，《都勝紀勝》的批評意識明顯比《夢華錄》濃厚得多，尤其是對狎客的批評最多。例如《瓦舍衆伎》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甚爲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爲子弟流連破壞之地。”(頁95)這段文字直接批評士庶、富家子弟狎妓是放蕩破壞的行爲。《酒肆》篇批評呼喚妓者的狎客“虛駕驕貴”，爲的是“不被所侮”(頁93)。其中“驕貴”二字呈現了狎客驕矜的形象，“不被所侮”反映他們愛面子；都是否定的寫法。《閑人》一節，寫“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翫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爲由，覓錢贖家”，之後作者發議論，說“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後已”(頁101)。“趕趁唱喏”者的目的是賺錢養家，其情可憫。但作者仍然用了“貪婪”、“強顏取奉”來批評他們的作爲。“必得而後已”，反映他們專作糾纏，使人厭煩。此外《閑人》又記載：“有一等是無成子弟失業次(漢)，人頗能知書、寫字、撫琴、下碁及善音樂，藝俱不精，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其猥下者，爲妓家書寫簡帖取送之類。”(頁100—101)這裏一連出現了許多貶義詞。包括“無成”、“失業”，指沒有正當職事；之後寫他們懂得寫字和琴棋音律，本來以爲這些閑漢還有一技之長，忽然又出現了“藝俱不精”的評語。最後一句用了“猥下”來形容專幫妓女寫信的無成子弟，由此塑造了對於這些閑漢多重否定的效果。這些表述方式，都是在《夢華錄》中找不到的。

吳自牧《夢梁錄》成書年份有爭議，但不出南宋滅亡前後幾年。⁶⁹ 書中寫

67 討論兩宋都市繁華的著作，一般還會舉出《西湖老人繁勝錄》。但由於這部著述沒有直接涉及本文論題的材料，姑且略去不談。

68 耐得翁：《都城紀勝序》，《都城紀勝》，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89。下文正文中凡徵引《都城紀勝》原文，均據此本，並在正文中直接注出篇名、頁數，不另注釋。

69 關於《夢梁錄》年份的爭議，可參1956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的《出版說明》，頁5。

臨安“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⁷⁰作者以“一炊頃”的時間，比喻繁華盛況不過是一夢之間的事情，抒發了對南宋衰亡的感歎。書中有幾段批評文字和《夢華錄》、《都城紀勝》十分相近，大概是鈔錄前人著作，略加修改而成。例如《酒肆》寫：“濃妝妓女數十，聚於主廊櫺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如神仙。”（頁 263）《分茶酒店》寫富家子弟使令閑漢“買物命妓”，以及“有一等下賤妓女（按：《夢華錄》只寫“下等”，不寫“下賤”），不呼自來……臨時以些少錢會贈之……”（頁 264）這兩段文字和前引《夢華錄》的原文很相似，不能視作吳自牧本人的觀察，卻反映了開封、臨安的妓院、妓女生活十分相似，因此作者纔能夠直接把描述北宋開封的文字挪用到南宋臨安。此外《瓦舍》有一段文字，也和《都城紀勝》寫士庶放蕩不羈，子弟流連破壞之門非常相近。但結處寫“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也”（頁 298），批評意味比《都城紀勝》更強烈。“尤甚於汴都”一句，帶出了開封已有此等壞風俗，而臨安風俗尤惡的意思。前者的意見為《夢華錄》所無。《閒人》一節寫道：

更有一等不著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精專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遊宴執役，甘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柬貼取送之類。（頁 301）

這段文字和《都城紀勝·閒人》篇的內容很相近，評語的輕重則略有差異。例如《都城紀勝》寫閑人“藝俱不精”，《夢梁錄》更進一步謂之“百藝不通”。後者又多加了“甘為下流”一句判語，為《都城紀勝》所無，帶出了閑人自甘墮落的意思。《夢梁錄》的其他貶義詞尚包括《清明節》寫都人“殢酒貪歡”（頁 148）；《諸庫迎煮》有“貧賤潑妓”一語（頁 149），用了“潑”字來形容妓女，這和《夢華錄》中妓女的美麗形象相去甚遠。同一篇文章寫風流少年向妓女勸酒，“年尊人，

70 吳自牧：《夢梁錄序》，《夢梁錄》，見《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129。下文正文中凡徵引《夢梁錄》原文，均據此本，並在正文中直接注出篇名、頁數，不另注釋。

不識羞恥，亦復爲之，旁觀哂之”（頁 149），這個記述也是在《夢華錄》、《都城紀勝》中找不到的。此外，《茶肆》寫茶肆樓上往往有衆多妓女，“非君子駐足之地也”（頁 262），這更直接批評妓女流連的場所風氣敗壞。凡此種種，突出了《夢梁錄》對臨安風氣的負面論述，比《都城紀勝》還要多。

周密《武林舊事》是著者在宋亡不仕之後的著作，年份不遲於至元二十七年（1290）。《序》謂“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遇也”，表達了對“盛衰無常，年運既往”的感歎。⁷¹ 書中大量記載了臨安繁華熱鬧的風俗，也不諱言青樓狎客“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西湖遊幸》，頁 376）。此外，在《掃除》又批評：“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鼓舞中，而游手末技爲尤盛也。”（頁 378）就句子結構來說，“驕民”和“春風鼓舞”扣上了關係，後者成了無益之事；緊接其後又用了“游手末技”來形容驕民華而不實，不務正業，評價十分負面。《武林舊事》又一個顯著特色，是屢次諷刺“都民”驕縱懶惰，如《作坊》篇有“都民驕惰”（頁 444）的說法。此外書中有《驕民》、《游手》兩篇，專寫某些臨安人的無賴行爲。如《驕民》謂：“都民素驕……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環。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頁 444）這段文字又一次指出“都民”素來驕縱，對於住屋等房賃問題往往苟且了事。當然，如何拿捏《武林舊事》中的批評意見，必須謹慎處理。譬如同樣在《驕民》篇，作者也羅列了臨安許多的社會福利，如“搶節錢”、“施藥局”、“慈幼局”、“漏澤園”等等，其結語謂之“民生何其幸歟”（頁 444）。從這一方面看，作者對臨安繁盛的生活是大抵肯定的。儘管如此，這些慈惠政策的記述，卻放在《驕民》篇中，因而呈現了朝廷仁德，促成了都民驕縱的閱讀印象。這一個隱喻是必須注意的。

相對於《驕民》篇，《游手》篇更坦率地記載了臨安游手好閒者的奸詐狡黠。例如說當時“有所謂美人局，櫃坊賭局，水功德局，不一而足”，反映了若干都民的詭詐。騙案有“以偽易真，至以紙爲衣，銅鉛爲金銀，土木爲香藥”。又有小

71 周密：《武林舊事序》，《武林舊事》，見《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329。下文正文中凡徵引《武林舊事》原文，均據此本，並在正文中直接注出篇名、頁數，不另注釋。

偷“穿窬胠篋”，黑幫人物“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頁444)。這些現象、人物都是臨安的市井之害。把這段文字和前引《夢華錄·民俗》強調都人“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為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相比較，同樣提到欺凌事，《武林舊事》的重點是具體述寫其惡行；而《夢華錄》則以正寫的手法，論述焦點旨在突出都人“人情高誼”，救護外方之人；兩者呈現的思想觀念和閱讀效果南轅北轍。

通過上述可見，成書於宋理宗時期的《都城紀勝》，明顯比問世於紹興十七年(1147)的《夢華錄》，添加了許多批評“都人”的文字。接著宋亡以後的《夢粱錄》、《武林舊事》，有些文辭挪用了前二書的材料，而批評和貶語更多，程度更強烈。《武林舊事》設立了《驕民》、《游手》的章節，專寫都人的陰暗面，為另外三部著作所無。可見，《都城紀勝》等作品雖然沿襲了《夢華錄》專寫城市“坊市節俗”的論述結構，但就寫作意識，以及對城市、都人的評價這一方面來說，《夢華錄》明顯傾向寫正面形象，而後三書卻夾雜了褒貶文詞。這是《夢華錄》較之隨後的“夢華體”文學，在寫作風格上的一個主要差異。

四、結 語

本文通過分析《夢華錄》的內證和外證，旨在處理三個問題：一、《夢華錄序》中“夢若華胥”比喻的意義；二、《夢華錄》是否隱含對“都人”生活奢侈的批評意見，以及，三、闡述《夢華錄》與其後“夢華體”文學著作同中有異之處。這些論述角度雖然各有偏重，然而把它們串連起來，就可以得出理解《夢華錄》文學特色與思想意義的重要線索。

首先，通過分析宋人筆下的“華胥”，可以發現《夢華錄序》中以“華胥之夢”比喻太平盛世和城市繁華，並不源自孟元老，而是在宋代已經約定俗成的語言慣性。由於“華胥”的意義早就從道教的本義引申為“極美好”，因此南渡以後，許多南渡文人把徽、欽時期的太平日子想象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並出現了以“華胥”比喻先朝的普遍現象。就城市的表徵而言，“華胥之樂”就是酒樂歌舞，這就好像同屬宋南渡文人，李綱所說的“憶

昔宣和全盛年，歌舞賞清妍”，⁷²或朱敦儒(1081—1159)謂之“聖治中興，直須聽歌按舞”，⁷³“太平時，向花前，不醉如何休得”一樣。⁷⁴這些觀念，和孟元老對於“華胥之夢”和盛世氣象的理解，是完全相同的。而《夢華錄》，則是這種“聲色繁華”觀念最詳盡仔細的演繹。

此外，《夢華錄》幾次出現了“侈奢”等在宋代語境一般作為貶義詞使用的詞語；但是，作者卻用了“侈奢則長人精神”這種“貶詞正用”的手法，使“奢縱”成為書中表現城市富盛必不可少的手段。另一方面，《夢華錄序》開宗明義指出《夢華錄》旨在記載東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種種盛世表現，而書中又大量記載了聲色歌舞的事情；這就淡化了“奢侈”等四個詞語本來的貶義；書中並通過描寫東京闊綽、講究的風俗，突顯了開封“人情和美”，以及都人的享樂精神。《夢華錄》也寫到妓院、娼妓、乞丐等這些當代論者一般視為城市黑暗面的事情。可是，在文獻的內證中，完全找不到作者批評這一類物事的蛛絲馬跡。反而，通過分析孟元老寫作這些人物的描述手法，可以發現《夢華錄》中的妓女風采“宛若神仙”；乞丐“亦有規格”，節日尤且“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這些人物豐姿卓絕、懂規矩、享受時節之樂，不僅不是城市的陰暗面，而且是構成《夢華錄》城市繁華形象的重要標誌。

和《夢華錄》不盡相同，成書於宋理宗時期或以後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儘管明顯把《夢華錄》視為寫作城市的典範，然而較之《夢華錄》，它們對於城市“陰暗面”的批評比較外露，有些敘述出現了直接的貶語，《武林舊事》甚至設立了《驕民》、《游手》等專寫都市流氓的章節。這些批評觀念——僅就“夢華體”文學而言——成形於南宋中期以後，卻不是南渡初年的《夢華錄》所包含的思想。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雖然從“解讀史”的角度而論，《東京夢華錄》足以引起

72 李綱：《次韻季弟善權阻雪古風》，《梁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5，卷 17，頁 653。

73 朱敦儒：《勝勝慢·雪》，洪永鏗編著：《朱敦儒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51。

74 朱敦儒：《夢玉人引·和祝聖俞》，洪永鏗編著：《朱敦儒集》，頁 135。

諷喻的聯想；但考察文本內證和相關外證，都找不到孟元老認為“東京侈靡生活，是北宋覆亡的原因”的具體證據——這個理解不符合書中“侈奢則長人精神”的觀念，並且和《夢華錄》所描述的東京繁華的形象有所矛盾。所以，《夢華錄》有意“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的假設不能夠成立。

《夢華錄》之後，特別是高宗禪讓以後，陸續出現了如淳熙年間(1174—1189)林升《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⁷⁵等諷刺意味鮮明的作品。隨後更多的，是像《都城紀勝》、《夢粱錄》等夾雜褒貶的論述。通過分析這些作品對於城市“繁華理念”的不同詮釋，有助辨明宋南渡文人如何評價東京繁華的問題；這對於理解宋人如何詮釋“盛世觀念”和“盛世表現”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75 林升：《題臨安邸》，載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85，卷 2，頁 293。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王汝濤等校注：《類說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王禹偁：《小畜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
-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田錫：《咸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任啓運：《周易洗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朱敦儒著；洪永鏗編著：《朱敦儒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呂陶：《淨德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庠：《元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李之彥：《東谷所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李綱：《梁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汪藻：《浮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周必大：《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孟元老著、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孟元老撰、李士彪注：《東京夢華錄》。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

-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姜漢椿譯注:《東京夢華錄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姜夔著;陳書良箋注:《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胡寅:《斐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范祖禹:《范太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范曄:《後漢書·王符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高閔:《春秋集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高攀龍:《春秋孔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張說:《張燕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曹勛:《松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曹操著;夏傳才注:《曹操集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 陳錄:《善誘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陶穀:《清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喻良能:《香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程樹德編:《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楊億:《武夷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葉西:《春秋究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蒲積中編:《歲時雜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趙鼎:《忠正德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劉才邵:《槩溪居士集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劉敞:《公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魯迅編錄;曹光甫校點:《唐宋傳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蕭國亮編:《中國娼妓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嚴文儒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東京夢華錄》。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

二、論文

孔憲易：《孟元老其人》，《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頁145—148。

伊永文：《以〈東京夢華錄〉為中心的“夢華體”文學》，《求是學刊》，2009年第1期，卷36，頁114。

伊永文：《孟元老考》，《南開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3期，頁78—86。

江詩珮：《感官記憶與傷逝書寫：〈東京夢華錄〉中的飲食與遊藝》，《中國飲食文化》，2014年1期，卷10，頁153。

李致忠：《〈東京夢華錄〉作者續考》，《文獻季刊》，2006年第3期，頁19—22。

趙紅：《唐宋文學中的女仙妓化現象論略——以女仙嫦娥的妓化為例》，《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頁81—85。

鄭繼猛、霍有明：《夢華體補論》，《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卷9，頁136—140。

顧傳渥：《何人孟元老》，《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1期，頁17—22。

Does *Dongjing Menghua Lu* (*Reminiscences of the Eastern Capital*) reflect reasons of decline by depic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for “dream of Huaxu” of Song people

FUNG Chi-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dicates:

1. By investigating work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meaning of “Huaxu” depicted by Song people mostly not referring to the original essence of “Dream of Huaxu” of Huangdi which recorded in *Liezi*. On the other hand, it indicated most satisfactory living style within the secular world. Yan Shu, Su Shi, Lu Tao, Wang Ting-gui and Zhao Ding even directly used “Huaxu” as a metapho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city; which was also the major context for Meng Yuan-lao to use “Huaxu” as a metaphor for prosperity of Dongjing (Kaifeng).

2. *Dongjing Menghua Lu* used the vocabulary “extravagance” for four times without an apparent critical attitude. Conversely, its preface “manipulated the derogatory terms for complimentary use” to emphasize idea of “extravagance strengthen people’s spirit”; which indicated “extravagant” value and living style wa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Dongjing’s prosperity.

3. By comparing depictions towards prostitutes, evil youngsters and loafers from *Dongjing Menghua Lu*, *Du Cheng Ji Sheng* (*Documenting Capital’s*

Glories), *Meng Liang Lu* (*Dream of Grain*) and *Wu lin jiu shi* (*Old stories of Lin'an*), Meng Yuan-lao was revealed not criticizing against these characters in *Dongjing Menghua Lu*, but the other three works derogated these people obviously.

4. Analyzing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ve History, *Dongjing Menghua Lu* may capable for intriguing association of irony; nonetheless, internal textual evidences as well as relevant external evidences had proven such interpretation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book, and even contrasted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Dongjing's prosperity from Meng Yuan-lao.

Keywords: *Dongjing Menghua Lu*, *Reminiscences of the Eastern Capital*, Huaxu, Flourishing Age verse Decadent Age, Extravagant